# 汪子中詮

# 汪子中詮卷二　萬曆丁未戊申集

無聲無臭天載孚焉不睹不聞性無着可謂之中自其太眞無妄二也可謂之一至粹無疵也可謂之善故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易有太極至善之原也何以謂性無善也惟善故一眞爲主萬化自流曰無善故倫物可空天地可幻彼見性者於知性荄葉分矣儒者曷取焉

聖人之心純然天理安乎仁也其次則依仁而未能純焉又次則理欲貞勝焉曰三月曰日月至言乎

分數多寡耳常惺常湛不違之謂也作惺作湛暫至之謂也

所謂無欲者豈必聲色貨利之相攻功業名譽之牽引而後爲欲哉塵情袪矣而增一解脫心行業脩矣而挾一鄙吝心功能著矣而動一滿假心皆欲也惡物之心未離物制欲之心未離欲必如覌出雲消風止波恬乎無欲則仁仁則聖

秦漢以後儒者不識仁字至宋儒始究晰其義曰愛曰覺曰天地萬物一體皆可言仁於仁體未能名狀也乾元資始而資始不足以明乾坤元資生而

資生不足以名坤精言之其太極不貳乎大德曰生已涉於用矣故仁不可名也名之曰仁謂一元渾淪萬彙於此乎苞孕就體用顯之間而強名之也求仁者先求其真體而已惟純乎天運故廓乎天獲惟纖欲不存故道濟萬物

天生物萬形分焉人有此已矣人受中萬理備焉禮與已俱來矣齊莊純一帝之降乎威儀動作之則民之秉乎克復云者治已以還其固有而已天下民物共一胞治也同一心性也一日克復則一已之精神與天下相流貫天下亦與已相感通範圍

由成悉在吾肺腑中矣故曰天下歸仁乃爲之由己取諸己而至足也視聽言動盡己之感應矣非禮則禁己自爲主宰焉去己本無還己本有此以人道完天道也

仁者人也仁人心也聖賢言人非一安見人心爲人欲也脩己爲己正己反己聖賢言己非一何獨克己爲私己也人心本來純是道心情動而物誘焉於是有理欲交戰故曰危克之爲言治也義與脩同而語覺深入耳訓克爲勝遂訓己爲私彼克明克讓克長克君爲又訓能乎可訓勝訓能曷不可

訓治乎因其危也而以人心為人欲因訓勝也而
以克己與由己分二己此訓詁相傳之誤也
曾之魯與魯也顏如愚非真愚也魯者從篤實日新
而入遜脩密矣故以一貫詔焉如愚者從沉粹明
辟而入識悟深矣故因問仁以克復語焉而其目
則有四勿試反觀於身有能黜視聽言動而為己
乎其目與天下相酬酢視聽言動之用可勝窮乎
曾之唯唯其至一者也顏之請事事其至不一者
也學者無慮言一
萬情之搆拔萬變之紛挐有不從心起滅者乎能止

能放能不能收能爲聖能爲暴能與世能喪世能使天地清寧能使日月昏翳故曰人心危也理欲同行理少偏則爲欲欲得正則爲理性情互發性不汨則淵於情情少膠則失其性端倪判於毫芒神妙起於聲臭故曰道心微也知微則危不能眩養微則危不能奪微乎微乎是中之宅而和之宰也非精無以研幾非一無以寧極精一而中得矣一中得而萬化無非中萬世君師之道淵源於此矣

所謂中人以上與中人以下非獨資禀高下亦其學

力有淺深也親悟如賜性與天道至晚年而後得

聞則可語上者惟顏曾二子而猶各俟其學力之

至未嘗遽為强聒也自中庸出而性命中和之奧

昭若日月然其功在戒懼慎獨惟闇然自脩者乃

可入孰知語上之不離於下也孰知語下之可通

於上也聖人不輕語上者懼人之近厭實踐而遠

騖玄虛也

近世儒者標良知為宗旨欲學者脫去聞見反求其

本心也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

既謂之良知焉得心無善乎意既有善惡焉得知

皆良乎心無善惡意有善惡知善知惡者又誰乎知即心也心即性也惟性善故能知善性無惡故能知惡孟氏良知良能正爲性善斷也彼言良知本孟氏言心無善惡似本釋氏二本而強爲合共能無矛盾乎

天有明命人稟之爲神明之官知起覺於物而未必能徧物物受照於知而未必能盡知如意念自知邪正而凝滯偏頗之未化如親長自知愛敬而庶豫烝乂之難臻如好惡自知當公而尊利親賢之或敵如是者皆物皆秉彝中之故物無一可解脫

無一可遺棄者也格致云者因心以求全覺非藉
物而得本來如必以心知爲自足格物爲粗級是
執空明內照者爲心而洞察倫物者非心執鳥獸
草木之爲物而不悟身心意知之爲物其於知不
多窒哉然則格致之補確乎曰窮理者窮吾心理
物之理非求在物之理也衆物表裏精粗數語雖
非影響而意未甚瑩何敢爲先賢諱獨惜夫穿鑿
之甚於影響也明心者且寘於明德也

近世佛氏以頓漸二教分南北宗而後儒論學亦若
分頓漸然者予不敢謂然也蓋爲象以極爲宗萬壑

以海爲宗萬國以京師爲宗謂聖教而有二宗乎

哉極居中不動衆星環拱此精相攝也江河之赴

海必逶迤于萬折而後至藩郡之赴京師必歷涉

千百里而後達學聖人者未有不由階梯而能一

蹴造也聖門有漸教無頓教其自道曰下學而上

達漸爲學而頓爲教無是理矣

所謂誠致者非必知之盡而後求誠也隨其物之所

觸而精察於知隨其知之所至即內檢於意身無

時不修心無時不正意無時不誠知無時不致且

格物之方惟學問思辯當其格物而意若注之心

若疑之謂有先後而無先後可也蓋學者方離蒙養而就大學故聖經詳析綱目使其易知易遵非若中庸直抉性命之精徑先戒懼而不言格致也一念初起善利攸判自覺自省天不容昧此聖學至切要也然必存發無間故能隨動隨覺若以放逸之習成昏昧之氣未有能自覺者是故君子養之宥密雖萬變轇轕天真自如已發猶然未發衆人梏之日甚雖閒居獨寐亦多紛擾因已發并喪未發夜氣方清真機來復爲人爲獸可慄焉懼矣

人生稟命於天血氣之神靈爲心神靈之精粹爲性

性卽天之所以爲心心卽天之所以爲命故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夫養性者非養於寂寞恬愉之境也心不離身性不離行欲養性必以脩身爲實地矣顧身世遭遇無常凡可以撓吾心牿吾性者何限而生死其最大者也養性者必反躬實踐一日有此身則脩之一日一息有此身則脩之一息可壽可殀確乎不貳其念是能以心性自主宰形氣之所不能囿造物之所不能制也故曰立命夫人能獨超宇宙者推此身其受役於宇宙亦惟此身忘其身則超者常

伸有其身則役者爲累故能外生死以爲脩脩乃
眞也而後可昭事上帝而後不受制於命
謂亦非窮理可知性乎恐於性未融洽也謂反觀冥
悟可知性乎恐於性有疎闊也內外交致是謂盡
心乃涵養則尤要焉嘗致知而無涵養則天光不
新旣知性而無涵養則天眞不固知止者知性也
知止之後繼以定靜安正言其涵養有據非馳騖
非虛寂也解者因心學相因之妙乎我敢知
人心之知從不慮而出者無假聞見從能慮而入者
必由探索不慮之體得能慮而後充滿葆愼思則

通過思則惑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一致而百慮順慮明以照萬類謂之一致也用私智以鑿本真謂之憧憧也

或問孔顏樂處曰聖賢之樂非逍遙於物外亦非有欣戀於衎中彼其功深積久自有適於性而暢於情者尋其樂不可得尋其所以致樂可也知聖人之發憤者知聖人之樂知顏氏之竭才者知顏氏之樂

夫寂然不動周流六虛者蓍德之圓神也感而遂通出入以度者卦德之方知也人心之妙動靜與易

為體讀易者皆能知之彼推釋而附於易何也釋言空一切皆空言寂歸於寂彼所謂感通與常者何在彼援易而為釋文飾又何也謂其空與聖人之虛同與常既異虛者亦非吾虛謂其寂與聖人之寂同感通既異寂者亦非吾寂提其精不過無住心無著相以遊於無有攬其粗則夷方誑俚之詞行貸痴誘之語為吾儒者方整冠肅襟蹈履於名教倫常之內乃或推志西嚮而仮傚依信之恐後其亦有故矣一曰喜新說二曰樂恬志三曰徼福利繼生荐業見訓無奇一窺制科棄如脫屣惟

冥搜法藪取其玄渺不可端倪之論乃足以驚愚駭世故索隱行怪者鶩之塵境外攖紛紜靡定情緣內擾滯而不化一旦投以清淨無碍之法奚啻挹冷泉而沃中熱故厭苦好靜者游之愛生怖死有物恒情說輪迴無據之說而號於衆曰歸吾法可脫離生死可消宿業而證功德故徼生倖福者趨之有此三根遂成痼疾自晉宋齊梁以迄唐宋天下之人無智愚賢不肖大半汨沒其中無足怪矣乃至於今而尊信愈甚始猶脩飾其餘唾歆羨儒以所不如久且樂意誇張欲凌駕孔氏之上論

學脉曰得其骨髓者惟釋氏論造位日時乘御天
者獨如來汲汲於招引皇皇於講求若欲世之學
聖人者皆歸於釋而誠敬存省之功俱指爲義襲
日爲支離嗚呼何好誕不經一至此也釋四聖之
微言闡三極之神化使天下知性命淵奥之旨悉
備於易無復借空寂於西方是在反經君子矣
楊子云大器若規矩準繩夫天下烏有不中規矩準
繩而可爲器者菅管晏之治國孫吳之用兵蕭曹
杜房之相天下各時有得失其得者必程於古昔
協於機宜其失者反是故器有小大廣隘未有不

規矩準繩而能適用者也

一友誦欹器章畢予曰聰明睿知聖人不自知其智也自視若愚而已勇力震世不自知其勇也自視若怯而已功蓋天下不自知其功也知為天下勤事而已富有四海不自知其富也知為天下守財而已若知其智而以愚守知其勇而以怯守知其功知其富而以謙讓守此老氏雌雄之說中賢遠損之術也非所以語聖人之心

文士之言曰晉以清言亡宋以經生弱無益於世一耳夫身都將相而以神情瀟灑為高以揮麈飲醇

爲適神州陸沉責復奚逭若宋諸賢謹持名義進退以禮所願效於朝廷者皆聖帝明王之術宋故未能用焉得爲罪乎今世紳衿之士間多談學而出入禪釋者不少其爲清言乎其爲經生乎願審擇而一於正毋自誤誤人而或誤及蒼生也

聖人以天地爲心故常欲以道易世欲易之則不得不與之故與士大夫言忠節廉愛與後生言篤敬忠信與耕夫野老言孝弟安分隨所與而有所易盡其性以盡人性也有所與無所易和光之徒歟弗能易逆弗能與守寂之徒歟

一人饑我饑之一人寒我寒之一人弗幸我憂之有天下者常念此則君道盡矣爲守令監司至於公卿常念此則臣職盡矣今之署吏考者必曰稱職政聲雖隆民瘼未起吾不知其稱也

嘗論戒殺尸內經患行尸人死斯惡之聖人亦惡之也士君子居廊廟而澤不及民是曰尸位處山林而德不加進是曰尸生形在而神已逝骨立而精已亡豈惟人見之而惡反諸心亦當自惡矣猶且怙權勢行貿賄乎是謂尸橫猶且問田舍恣淫佚乎是謂尸染

自誠明謂之性誠即性也知性者知此盡性者盡此
誠精故明合天地人物處之各當也誠神故應通
天地人物與我爲一也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
誠而已矣

仕宦者亦須疏食人以爲矯吾不知其解也仰事而
俯育又務而冬棉試計五六品之祿僅能供十口
之家等而上之至爲卿相未有能給百口者也將
必家給人贍奚乎非濫情於交際則染指於贖
貨是道義之所禁也律法之所繩也可不凜凜懼矣

吾人日用飲食各滿其量而止既醉以醇醪既飽以

肥鮮未有不滋毒者也今之居崇高享厚膴者壹亦思其量矣上焉者果能調燮寅亮乎下焉者果能激揚保釐乎德卑而位高功薄而享厚非人罰也則有天譴有能進哽噎之祝獻賓筵之雅是藥石而生我也當百拜受之乃佻聲視之乎

乾乾不息合天地人物而為性命根也曰如如不動曰綿綿若存意亦近似第見寂而遺其感見虛而遺其實彼皆冥悟玄覽高世絕塵之士也惟所見始差毫釐終於千里衛道君子其安能無辯

乾乾不息者性之體也其於穆不已之真精乎在天

曰明命在人曰明德寂與感性所乘之境而非性之體也感不可言性寂亦不可言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非仲尼之言仲尼之徒言之也然則未發之中非乎未發非寂也剛健中正乾乾者自在故曰小曰大本乾者天之道也性即天也

先天畫卦有象無言而天人性命之精涵矣執中垂統有言無贊而憲天理人之蘊具矣聖人無責於言愛天下後世而有言言之多道之漓也故典謨諄諄不足當羲皇之一畫洙泗齗齗僅能注陶唐之一語

人情狥生託無生以忘之人情怖死託不死以避之人情畏禍福託地獄因果以悚之其爲教亦欲救濁世也其究使善惡灰心而棄民務習怪而敗彝常信禍深大亂彌起聖人知生死之說而不言死知鬼神之情狀而不語神存心養性以完有生毋問死可也以昭事上帝毋問地獄可也

楊爲我非故自利也彼見以爲人各一我我得其我而道盡矣烏知我不能離人也墨兼愛非故市恩也彼見以爲天下一身愛徧天下而道盡矣烏知身爲天下本也釋之見性非故談空也彼見以爲

萬物皆幻一性獨真吾見性而道盡矣烏知性不能離倫物也楊墨任心而不求諸性釋氏求性而併槁其心總之昭曠未徹擇中不審其為偏私賊道一耳是以聖人皆執中而貴精一

楊未嘗無君究其弊則無君墨未嘗無父究其弊則無父於陵仲子義讓千乘聲動齊國猶亟斥之曰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今有明棄君臣離父子以求清淨寂滅者而孔氏之徒乃翕然舍所學以尊信之甚且舉家齋素宗廟廢犧牲之祀庭闈去甘旨之供兄弟婚姻絕往來之好徒欲守清淨

以見心性以徼福利是梁武智於湯武蕭瑀張商英譏賢於孟軻也本好怪而反得癡語超悟而實大迷可惕然省已

性不能離物而爲性萬物各備於我性之實體也物非能離性而爲物物則出於秉彝物之真原也窮理者非窮在物之理窮吾所御物之理而已格物者非格在物之物格吾所自備之物而已能知備物之我與備我之物渾合而不二也精粹而無疵也是謂知至知止是謂知性知天

知止云者窮理之至真見明德之體純然天理湛然

無欲德必止是而後爲至善也德之在心以寧靜而凝以紛擾而昏能靜安者其不睹不聞之境乎能慮者其研幾天人之際乎意從此誠心從此正內聖外王總歸於天理之極故曰得止

一友問忠恕可當一貫乎曰道一而已粗言之則因心應物精詣之則從心不踰淺求之則平情順施深造之則絜矩平治有精粗深淺者心思之微與未微學力之至與未至也無精粗深淺者漸微而同歸於微漸至而同歸於至也故孝弟忠恕皆庸行也充孝弟之極太和𥠖宇宙虞廷樂作而鳳儀

矣充忠恕之極至誠贊化育孔聖文成而麟至矣人之生也至一者心性具足天實命之至不一者氣數盈虧亦天實命之知其至一者而力脩焉委其不一者而順受焉謂之知命具足者於我克完盈虧者亦惟我旋轉謂之立命命何以能旋轉也孔孟厄於遇而亨於道顏冉短於年而長於德窮通壽殀烏能限之故立命者自立之謂也自立者不受損於人不受制於天

唐以詞賦羅士漢以訓詁通顯今之爲舉業也格高於詞賦義精於訓詁炳蔚乎其文矣一登巍第秉

若敝帚向所為沉思苦索竭半生精力而得之者
皆無用物也曷不就其文而蹠其實體之身心措
之行事達之辭受進退柄用則三代之英也卷懷
則洙泗之徒也胡為乎喪本心而役塵俗前虛半
生精力後負半生遭逢迨至老死所得者何在哉
悔心萌焉當不瞑目矣

吾鄉有年少篤信佛者得羸疾彌月度弗能起則屬
其家人先為削髮併製僧服以斂曰吾將往生西
方淨樂國也邑人士無不笑其愚者噫彼年少誠
愚不有鉅儒名俊舊鼓其說者乎聖帝明王之字

禮樂冠裳之區東夷西戎有跂踵內嚮而不得者
舍此弗樂欲別求淨業乎佛本託言色相愚夫遂
結妄想不謂儒俊下同愚夫也
或謂韓子闢浮屠氏曰其中泊然無所起其於世淡
然無所求允若茲則顏氏之境界也又誣佛者何
居曰淡然泊然者心無罣礙之謂也秖可言佛未
可以語顏子顏子之學聖人之學也發憤者何竭
才者何其精神志慮有所專注廉須臾可間焉是
故疏水非困陋巷非憂不知其爲困與憂也適與
淡然泊然者境相似也得其境不得其心山林枯

寂之士豈少於世乎哉

或問上帝所居有瓊宮玉闕果然乎曰蒼蒼上浮者天也二曜代旋五氣流布若默有主宰者焉故謂之帝曰上帝鑒觀曰克配上帝皆自其主宰者想像而稱之也帝必有居處焉有侍從焉有儀衛焉有臣庶焉引而伸之不可勝紀矣因意得象因象得名不可謂之有不可謂之非有

或問瞽瞍殺人皐陶執法不已刻乎舜不禁法竊負逃法不已迂乎曰孟氏之論見天下不可一日無法尤不可一日無親兩兼重而兩自伸也若以事

理論之舜以天下養必尊處深宮備具臣從何至
有殺人事即有之亦下罪弼之詔刑其侍從而止
何至棄天下而逃棄天下易掩竊負難知而縱之
逃而令之是罪人終倖免徒令天下失聖主也皐
陶於是乎窮矣

一友問四勿制諸心乎制諸視聽言動乎曰知其非
禮者心也知其非而禁之者心也視無形聽無聲
信不言敬不動君子之齋明其心有無體之禮焉
故隨所感觸有非禮即覺覺即不設於身體也勿
之主宰在心勿之應迹在外內外交脩形神俱徹

斯之謂復禮

天下有色莊而不由中者未有誠中而不著外者燕居狎處而有媟行不敬之容廣衆劇談而有浮游不飭之氣皆此中涵養不密也密則無是患矣故威儀不足以肅觀言辭不足以孚聽君子恥之非恥其外之疎也恥其中之不密而宣諸外也

闇然而若晦瑩然而內惺者君子之學也惟外常晦故內常惺神凝於寧一志專於深造馴至德日新業富有惺之極也惺之極者晦之極也其外曄曄其中有存焉者寡矣

君子之學必日新不日新則日蔽未有常立於不新不蔽之間者也故涵養欲其日深刮磨欲其日淨講習欲其日勤敦行欲其日勵日知過日能改過日見善日能遷善此進德修業之實功聖人所爲惜寸陰也徒曰吾一日妙悟更無可用力心日偷氣日惰終日不知一過過日積矣終日不聞一善善日損矣優游若是日月幾何遂書之以爲日箴

或問釋言山河大地皆吾心妙明中物似非一於無者曰此正是無中虛境而未覩性中實理也聖人仰觀俯察山川流峙即心之動止寒暑往來即心

之條舒釋固彷彿見之然而效法則有象矣經緯則有章矣調燮則有軌矣合天地以成性必配天地以成能妙明中體用寧有一毫虧欠滲漏哉徒曰妙明中物而彌綸參贊闕焉無有此物與此性止相觸而不相一本相合而不相成也謂之見性可乎

柳宗元曰古之急生人者莫過於伊尹夫皇皇四方席不煖突不黔者何爲寧獨尹哉從世莫宗周公蔑絶猶且勤刪述精筆削以開來世其於急生人無已時也弟信鼎俎之評曰大人欲速其功則宗

元祐口先聖以蓋其黨權之失耳夫使黨權而可
濟世聖人無既窮日矣
人惟一心心惟一敬事有大小有常變此常惺常覺
之心無瞬息可間有間則離道矣子夏曰大德不
踰小德出入當其不踰者何心當其出入者又何
心毋乃紛華靡麗之念竟未能絕乎然則西河教
授亦直以文學鳴爾而使人疑於夫子何也
佛氏之敎以淨三業修三昧為入門以離生滅脫輪
廻為究竟此西夷中一種世外法耳其周游循乞
說法登衆正與齊梁時相類然君臣上下未嘗盡

從其敎也假令盡從其敎皆淨體誰爲生育皆托鉢誰爲耕稼西方之人類斷滅久矣嘗試取長生說與佛並觀一鍊氣化神鍊神還虛一攝心歸性攝性常住總之爲谷神不死一語道家謂老子出關西遊于闐諸國化弟子成佛理或然也夫其剖愛于天性所見雖微已非吾仁義禮智之性斷塵於出家所覺雖滿何裨於天下國家而中國儒者乃傾心崇信至併老氏與吾儒列而爲三或陰猥其說與聖敎混而爲一在五代晦蝕之時猶可言也當聖世敎學大明而有此謬迷甚矣然則人其

人火其書可乎曰彼自爲出世一法於聖學若駢枝然閒曠之士資其淨以恬心强戾之夫資其慈以易惡鰥寡孤獨廢疾者資以有養雖勿去可也故今之與佛辯者非辯純佛也辯夫中國之引佛而混儒者也

君子常見已過不見人之過故終能改過常人惟見人過不見已之過故終於有過君子之心常存存則內歛故其省已也精以密聞人謗已則曰是必吾有遺議不然則素行不足以取信也聞人譽已則曰吾何修誤被此名倘過情反以階辱也或告

之有過曰何幸而藥石我久不聞過曰豈吾以滿假外拒而仁賢遂忘我蓋終日凜凜焉如集木如履氷德安得不進常人放其心而不存也忽其身而不知省也聞謗則悻悻然以怒聞譽則翹然自喜或告之過則中懈沮而外爲蓋藏如是而欲德之修難矣是故厚責已薄責人者無暇於爲人也厚責人薄責已者無心於爲已也此損益聖狂之所繇判也

夫是非之淆久矣是者以非爲非非者以是爲非是中未必無非非中未必無是惟眞是之是無非眞

非之非無是所謂眞是者眞與是交至之謂也天下有眞而不是者若季札讓吳仲由殉衛之類有是而不眞者若鄭伯存許晉侯朝王之類眞必求其是是必求諸眞然後可言眞是故君子以立誠爲體以精義爲用物情紛糾事變百出非洞析於毫芒難任心而獨斷故曰精義入神義有制而神無方

江海不自有其深故萬派滙焉聖人不自有其大故萬善萃焉智士以熒熒自負則其見狹矣節士以皎皎自標則其植薄矣惠士以煦煦自滿則其施

淺矣故外其身於天下者乃可以任天下虛其心於葯品者乃可以材葯品矜一曲之行挾一官之能一旦高據衡軸遂欲坐服天下之豪傑箝忠讜之口而莫敢誰何吁此聖人所爲嗟斗筲也吐哺握髮者何人可淸夜思矣

天命之性烱然常覺曰天神天明純然至善曰天精天粹蓋上帝賦畀時二氣之冲和五行之靈秀人獨得之爲萬物莫能並焉其最和最秀者又惟聖人得之庸衆莫能及焉故人與物之生皆可言性而其類殊其性亦殊聖人與人之生本同一性而於

性獨完則於類首出自大賢而下未有不由學以
復此性者也所學惟何炯然者或少昏焉復其常
覺而已純然者或少褻焉復其至善而已

當官之士以寬厚爲弘度而吞舟之或漏也以舉斷
爲風采而雉羅之或誤也漏者不能懲惡誤者適
以長惡而且令良善含冤故誤之害尤甚於漏皇
華之詩曰周爰咨諏繼之曰咨謀咨詢咨度蓋民
情事變耳目難周勢不得不咨於人既咨矣而單
詞或閡於全察一曲或蔽於通方自非虛中參伍
恐刑賞因革之議未必能悉當也常見當道咨一

事於賢者而賢者先惑於浸潤也先蔽於膚受也

當道深信而力持之其貽禍不淺故曰誤之害尤

甚於漏

士君子策名熙朝掌主知登要軸可謂不世遭逢矣

一念齋明澤被寰宇一日矜修光流奕世共不然

者上愧君君中愧吾身下愧蒼生望時不可不惜

也幾不可不慎也雖然仕矣必要輙桐鄉令可媲

甘棠也上元簿可方單父也又矣必紆紳匹夫發

憤可素王也鄉人可濬哲也時不可不惜幾不可

不慎凡其九官而爲人者當惕然矣

試觀地之生物春布稻夏布菽粟秋布黍稷冬布麥方見其萌倏見其苗方見其秀倏見其實莫信於大造靡一時爽焉莫勤於化工靡一日曠焉夫人也含天之氣食土之毛而宴安之是懷塵俗之是競學問不加進也行業不加修也如負此七尺何四德以爲四時六行以爲六穀方萌而即培旣秀而必實庶幾自強不息之義乎蓋尋日夕田間感耕稼而不勝內愧也

百工之事曰工凡有事於朝廷有事於田野者皆工也書曰惟時亮天工曰無曠天工係工於天明其

爲天經營助天與作也故凡任一官效一職微而抱關擊柝無一非可職其事者夫德行道業亦士人之天工也是天之所命以盡己性而盡人物者也一日曠官君罰之一日曠學天得無厭之乎仕優則學學優則仕此分學與仕爲兩也此以誦讀爲學以簿書剸裁爲仕也庚廷命官分職無非事者然若曰欽哉臣曰儆戒何事非學乎爲誦讀之學則經世理人咸具方策爲德性之學則誠意正心自妙經綸合性命誦讀而爲學者誦讀學也簿書亦學也有時誦讀未交簿書未涉亦學也無一

時非學無一念非學謂學以學所仕仕以行所學者猶未絶為兩也

乾道之稱大謂其能大生也坤道之稱廣謂其能廣生也戴乾履坤而稱人者可自小自狹乎以太極為一本以億兆為同氣蠻夷戎狄皆吾同室鳥獸草木皆吾並生一民不安若閼吾疾痛一物未遂亦惻然不忍故覆載之功欲自我而參贊也唐虞之禪欲自我而再造也仲尼志在東周與伊尹任同時無一德之主遂歸老删述易之見龍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仲尼所自謂也然天下已文明

矣

帝降有眞明人心有眞覺物至而知起知者吾知其
爲知不知者知其爲不知此知不緣聞見不假探
索是謂眞知不以精明而有不以昏昧而亡是謂
常知從其眞知常常知者擴而充爲至於無不知是
謂聖神之知然則聖人何以有不知曰知其所可
知不知其所不必知是謂中庸之知惟中庸故聖
與君子與眞小人易辨也有介乎眞僞之間者以爲
小人乎則依托名節有時而類君子以爲君子乎
訓闕燦椎利有時而類小人所謂大道委蛇耶與

時屈伸耶機有可逢亟附之以取高位勢有必反先背之以微後名道乎末路幸其所附者之瓦全也則身無恙幸其所背者之氷消也則身益顯一不幸而所背者先退則其言不中所附者速敗則其名並汙噫此皆以窺瞷竊天功竟無如命何也吾見其人矣吾睹其心矣

唐虞之世鴻荒始闢然曰文思文明曰文德文教則文治固昭融矣蓋經天緯地敷教明刑修六府和三事聖人之所謂文也三代遞興不過損益而潤色之至周乃大備耳非夏商以前純用忠質而周

人純用文也曰尚非聖人意也曰野曰愚曰利巧
民情自漓而漸離是聖人之所欲挽而還諸樸也
彼所謂妙明圓覺者離塵想意識而爲言者也吾所
謂神明聖智者涵四德萬善而具足者也妙明之
極至於照徹山河超脫輪刼然其境虛其爲教在
色象之外神明之極至於彌綸天地阜成萬類其
境實其爲教在倫物之中夫古今上下人惟一性
神明與妙明豈有二哉第抱其妙明以出世則私
而隨順其神明以經世則公而大故毫釐之差無
待於棄絕倫物當獨抱妙明時而偏全大小之不

同量巳千里矣

聖人緣性命以修教念則聖罔念則狂得則治不得則亂天以清地以寧生以順歿以安此三極大中之矩千聖弗能易鬼神弗能違也釋氏空其性亦空其叙功劾無可見而託之寂滅不滅又託之因果報應又託之祈禱懺釋其說杳冥而近鬼能使王公士庶貪怖而競趨聖人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若逆知後世有以生死鬼神之說惑衆者而以二語預覺其迷也

一友問某久志於學苦不得其門而入敢請曰子所

謂不得其門者曾念茲在茲乎抑作前作輟乎聖經賢傳披卷皆格言三百三千舉步皆實踐誠念茲在茲子其升堂久矣於入門何有故學者有眞念則自有眞師如見羮墻如臨師保志之一精之極也

荀卿言師前王不若師後王謂時變相近而易遵也夫法者古今異宜故可取其近若道原於天性萬世如一非若法有新敝也天以授之羲堯羲堯授之舜禹舜禹湯文遞授之至周公孔子其精微載在六經炳如日月由而化焉則聖修而守焉則賢

曾思孟軻得其宗於聖亞矣周程張朱探其緒於賢傍矣其他升堂躋奥不可謂無人頗或任心養寂或借徑標奇非滯焉而未化則流焉而失中延及末學襲成口吻展轉詖淫則皆好師後儒而不師前聖之過也有豪傑者出必將超越千古以羲文周孔爲師身服六經之繩墨心會數聖之精神宋儒而下醇乎醇者采焉其繁詞詖說則姑舍是庶幾孔孟之後復有崛起而任闢知者中天砥柱其在茲乎不然而沉溺於新說之競浸淫於西睡之遺雖自謂玄解其於先聖宫墻猶望洋也

凡言悟而探索於窮眞者非眞悟也如其眞悟必暢於德行矣凡言修而依倣於迹象者非眞修也如其眞修必究徹於性命矣故達之家國天下而恩義政教各得其理者悟之至也反之幽獨方寸而天地鬼神可默相對者修之至也悟之至宇宙一身修之至天人同體有能見其一不見其二者吾以爲顏曾之徒也

不能立而倚者倚於中之外也中立而有倚倚於中之內也凡名理所是以有意特之則成障事變無常以先入主之則成滯非有精明之卓識有堅忍

之大力者孰能化適莫而裁於正融信果而克其偏乎葢孰中非孰一能立亦能權是謂君子之强墨之兼愛施於親如孟子猶惡其二本矧不愛其親而愛衆生不敬其先靈而敬諸神鬼彼何人哉而以爲過於性命之與吾弗知之矣試觀如來設教不過以寂覺脫離生滅達磨西來亦惟是以彼清淨助化氣垢未嘗敢高談性命以與吾聖人之道抗衡其輔翼而誇詡之與吾道抗則小儒好異者之爲也家有庭闈之親國有冠履之義而廢義滅親之教是崇是信在齊民且不宜爾而況誦法孔

氏者耶身膺簪紱者耶

六經聖心之精蘊天地之樞紐乎經作於聖心非獨聖心有也亦先得我心焉耳博觀於經即心即聖反觀於心有聖有經如讀易而得心之變化讀書而得心之經綸皆因經證心非藉經而生心也尚綱刺淫潛伏發亂觸類見心乃足以發明聖學古人體驗真切如此故經一也以糟粕視之則糟粕也以神妙求之則神妙也有能誦詩讀書而自得其心忠孝羣怨具矣虞夏商周若一堂接矣謂窮經爲支離者人自支離於經何預

天之高可舉測也六合之廣可尋丈度也皇帝王霸可屈指數也莊生任其曠誕遂舉而齊之曰泰山秋毫等大耳彭殤等壽耳絕去聖智逍遙於自然而可矣其言似然實非然也山林獨善之士可借以自抗而不可以涉世可引以自恬而不可以御物使天下學士大夫而溺其說勢必縱情滅性棄軌裂維清談之禍不旋踵至矣將無同一語憂世者宜亟防哉

或問地獄有諸曰上帝至尊至神也至明至公也死者而有靈周公仲尼必在帝左右顏閔曾孟諸人

必不對簿於酆都之庭子憂不爲顏孟耳胡爲而有是問哉且人生而氣聚死則氣散清明者從天濁駁者從地皆氣之自爲也子姑務齋明其心峻潔其行以與天合不然而自淪於駁濁焉其孰能脫之

或問儒言了生死聖人不言何也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聖人亦嘗言之盡性踐形全受而全歸生既無忝死復奚慮晝夜相代也寒暑相禪也聖人達觀於生死之際亦若故常耳佛氏貪生畏死欲以覺性不滅而脫離之有計較生死之心則不能超生

汎有徼求福利之心則不能得福利智者當自辨之

大庭赫胥之世君標枝民野鹿故無為而化可行也唐虞而後統業其心照亮其政禮樂法度以維之忠孝廉節以維之猶懼其不能長治漢初天下始脫湯火其民惟休息無事為幸漢文偶用之而致寧一則其時使然非盡黃老之效也且夫五千言者果純於道而粹於德乎彼其閱世久觀變熟守柔守雌立將嬰孩一世而自處於不盈不虧之地曰絕智故智乃彌深故取予張翕縱橫之作俑也

芻狗民物慘覈之發機也曰猶龍必非仲尼語其
徒假仲尼以爲尊也
鳳鳥之來或聖世所間有也若河圖亘古一出安能
再出聖人胡數及此哉蓋歎易也韋編既絶翼繫
既成聖人之心恍然與羲文遇而而承其咳唾故
感而且喜若曰鳳至而文彖作圖出而羲畫彰是
天啓斯文之秘使吾得繼二聖而闡其緒也爾今
天愛道地愛寶則易不可見吾何以窺乾坤之藴
而洗心於藏密哉吾何以發彖爻之用而吉凶與
民同哉吾已矣夫者幸其得與於斯文而不遂已

也

天下大器也以天下爲任至重矣以仁爲任視天下孰重耶任天下取必於勢任仁取必於心任天下期於博濟羣生任仁期於兼融萬善一民未被任天下者恥焉一私未淨任仁者愧焉惟眞能任仁斯眞能任天下見龍者仁之見也潛龍者仁之潛也惟仁而後可稱龍德

聖人之教有上下而無頓漸其頓其漸則學者之自爲也吾欲頓誰能緩之吾欲漸誰能速之顏氏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之自爲頓

非聖人所能啓也聖人始誘以博約繼進以克復
語上語下漸則有之未見其爲頓也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明之至勇之極也
顏子何以能然其在深潛如愚乎精華外諸神明
內斂惟常斂故常覺惟常覺故常勇後世學者志
存於紛擾力怠於優游乍明乍晦一暴一寒是以
終身言學竟頹靡無成也可哀也已
大學以盡性成身非爲名也名不可慕亦不可避有
意慕之則必有矯飾而自炫者有意避之則必有
畏縮而自餒者其究爲猜滑爲半途廢皆不誠

故也惟篤實君子操修獨反其眞名譽不關其念吾知盡吾性成吾身而已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名至懼過情也吾以內省名不至懼無實也吾以內省

予嘗謂士有出世之心有經世之才又有玩世之量乃可以有爲於天下由今觀之生斯世守斯道朝野家邦肫肫其相與也何敢言出衆寡大小凜凜其相接也何敢言玩出則有蹟然獨高矣玩則有混然苟合矣心與迹判道與時汙毋乃不祥人乎後世不可出淡於染焉可也世不可玩和而正焉

可也且治亂窮通莫之爲而爲吾安能必有爲也造化之運陰與陽而已王者之權賞與罰而已民心之公是與非而已陰陽不忒則四時序賞罰不忒則萬職理是非不淆則羣情定宇宙所以長安國家所以長治無出此矣盛世賞罰與是非合中世賞罰間與是非左末世幷與是非自相爲左或自相爲比忠者所是佞者所非正者所是邪者所非上之所是下不敢非貴之所是賤不敢非相左者競相比者蔽於是賞罰倒施而禍亂隨之是以聖王設鞀懸鐸明目達聰虛中以聽鑒而浮議不能

忒也

仕則爲簪組之臣不仕爲耕稼之臣分自無逃義亦無廢聖人皇皇得君以天民在我不敢私一身而外天下也故世治則匡泰保豐世亂則扶屯濟蹇斯之謂代天工然則君子無有隱乎曰天地閉敢不括囊唐虞聖吾可洗耳度其時度其道焉而已矣

人臣進諫於君必積誠以感之婉切而達之毋翹君過毋暴已直幸而聽曰主之聖也臣何能爲不聽則齋心而補牘兢兢精白可對蒼穹乃可守紫闕

即終不聽而譴斥隨之終身不敢有怨言葢孝誠幾諫章而知子之事親其懇惻婉至無所解於心也諍子諍臣道一而已故曰孝者所以事君後世論諫曰機智肎辨以濟其忠夫人臣不務積誠而任術以冀君之聽匪欺則要君子無取焉矣

然則左師用愛四皓羽儲非乎曰此迎機而婉導正誠心懇惻之所爲也遇巷納牖聖人固言之非若嘵嘵脣舌以求非可以爲名高也求非可竊曰守職爲名高不忍言矣

易有太極至善之凝翕萬性之一原也太極不能不

分爲陰陽性不能不發爲心知象立而剛柔見矣知起而純襍參矣其眞原固未嘗襍也安有不善然則物之性與人同乎曰氣類偏則靈蠢通塞異耳其眞原未嘗不具毋論麟鳳騶虞彼匹居者羣長者將雛者返哺者惻怛者皆善之偏呈也然則虎狼何如其類聚其愛子其感義亦何嘗不善人獨惡其殺生物而食耳生人之初皆茹毛飲血至稻粱充牣猶擊肥烹鮮不止何獨以殺生物謂虎狼惡也

凡從心生者皆謂之性凡從天降者皆謂之命故聲

色臭味皆性也而聲色臭味中有秩然中則者乃爲眞性窮通智愚皆命也而窮通智愚中有純然作宰者乃爲眞命自生人能言以來則有性命二字顧言各有所指耳如人受天地之中與莫爲莫致之類皆可言命而所以爲命異也

天生萬民五官同百體同也或智而聖或蠢而愚或德配神明或質侔草木何厥初形神之一而後乃懸絕也試蚤夜思之必有赧然內耻悚然中惕者矣耻斯憤憤斯激激斯勉惕斯慮慮斯明明斯勇其於志若或鼓之其於學若或翼之矣凡志之靡

而不立學之情而不振也皆起於不思其思惟何

思天之與我者本與聖同與天同吾不敢獨負天

而遠聖也

廟堂無公是斯天下有清議或在庶僚或在草莽然

非盛世事矣故在下者不願有清議之名在上者

不可無畏清議之念議而防之不如疏之是則與

天下同好非則與天下同惡利則與天下同趨害

則與天下同避何人我貴賤之有焉此非虛心問

學資與道合者不能幾也

士君子以清議維世亦度其言尚可進時尚可挽耳

危不入亂不拔敢復以言買禍乎坤之六四陰進而盛其繇括囊夫使君子不得已而括囊而于野之戰玄黃之慘至矣漢唐季世下不審括囊之占而務以口舌勝上不戒玄黃之漸而務蔽天下口故身與國爲殉國與士偕亡也悲夫

自古馭戎惟戰守和三策貢市者和之美號乎其義正其體尊漢唐所不能望也備而不弛制而不縱可爲數世之利外縱而內弛異日虜力大耳搆巢者徼之蒐功乎莽夜爲寇行刦殺於境外旦日擁衆來問無敢譏者以應所刦殺首虜幾數十而焚

掠寨處以數百計驅丁壯男婦出塞以數千計此漢唐所不屑爲也修築者守之虛名乎策衰散之卒從事土石無寧日甲朽戈鈍誰與乘障虜壞墻而入如履平地耳夫中國兵力之弱無若今日胡虜之衰亦無若今日兩强足以相敵兩弱足以相安有如虜盛而鷙驁橫行如也先俺答時不識邊計安出也故選將練兵彌戈畜馬不可不預圖也緣邊諸郡邑修城峙糧教民習騎射作勇敢不可不預講也未雨徹桑時哉勿失

古人之慎言非一端矣知之未至則慎行之惟艱則

慎道不同則慎色未投則慎時當諱則慎幾欲密則慎君子於其言無瑣刻而可忽也予於三緘見古人百鍊之心焉心以鍊而愈小行以鍊而愈純量以鍊而愈弘業以鍊而愈廣寧獨於言而已

古之君子恥言浮於行寧行有餘而言不足也恥文浮於質寧質有餘而文不足也耻名浮於實寧實有餘而名不足也恥祿浮於功寧功有餘而祿不足也是以葆光於闇含釆於樸雖勛烈震世自視欿然雖嵒林終老自處泰然矣

古今交戟之爭或以事或以人事所爭者是非人所

爭者邪正而是非邪正未易明也青苗顧役驟行之則見其擾善用之未必非利用法而不得善法之人使天下嚣然稱不便又併其議不便者而仇嫉之禁錮之其何以解於天下故金陵之黨日卑而元祐諸賢愈重洛蜀之相攻也本以浮薄與繩檢競其失在蜀顧道義自命而屈伸勝負之感未能忘情洛亦未全得也夫自古所謂小人者其初豈必皆險賊無良頑鈍無耻哉蓋亦有矯矯自好者焉迨私見一起轉滯轉迷始彼以不韙之名劾然不受而終竟蹈其實噫可畏也已

君子所以取信於天下者在自信其心信心必先信於身而後家國天下可得而信也有人曰吾心常湛寂矣靈瑩矣宜諸口動諸身能無縱逸乎謔浪粗鄙能盡除乎百體酬酢能悉歸繩約乎心之所許未信於其身則徵之家庭房闥不信可知也徵之鄉黨朋友不信可知也而况其遠者乎秉剛心袪俗習致禮治躬君子宜兢惕焉毋徒曰信心已也

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始於一栽終於滔天其積漸致然也故流俗之所安吾

姑安之流俗之所憚吾亦憚之其人未有能振拔者是以君子日夕懷憂曰我未免於鄉人乎爲鄉人不已將歸於小人故取予嚴於一介善利謹於幽獨守道蹈義當生死而不易也

樂天知命聖也憂道不憂貧君子也未見此道而亟求見焉若饑寒迫膚不能自存也既見亟求得焉若饑遇稻粱寒遇布絮惟恐得之不蚤也至身外貧賤雖饑且寒若浮雲飄風分不以干其念彼視道爲重身爲輕視道之得失雖窮通生死不與易曰窮通生死有命也簞瓢陋巷回庶幾樂天知命

之境乎屢空正見其深於道謂近道又能安貧似二之也賜亦先貧矣不受命而事貨殖則世味混道心淺矣然語悟次回其於道以億想推測而多有合焉藉令不混於世味其進於回何難哉若云料事多中則武仲之智而已奚以與回並論也夫回賜之別不在知二知十志專而力弱則爲回志分而力緩則爲賜專與分緩與弱在乎安貧與不安貧而已以賜屢中非不知貧富有命但不能降心以受耳學聖人者宜於屢空日三復焉惟受命而後可語立命

襃美於芬華舍南畝趨姦利矣賈競於豪修走死地如騖矣士急於顯榮鑽穴隙弗羞矣舉天下熙熙攘攘能受命者誰乎無論流俗卽志士才人玄論高將臨利害而易節當要軸而變塞者有焉鳳鵷鳴也蘭茅化也百鍊之剛爲繞指柔也皆不受命故也惟不受命而違心拂性之行滿忍弗能絕此聖賢豪傑所以罕見於世也

夫阨窮外迫則怨尤中起雖緼袍不恥之賢猶愠色於陳蔡故聖人以知德進焉知德者非苟知之而已識達於天載機深於養定俯仰天人覺兩儀同

體千聖合符矣故衣褐而藐王公羨藜而薄晉楚雖生死利害變於前寧足動其中乎聖人樂天不憂知天者至也學者能講於性天之奧而能抑畔援以安恬寂難矣

聖人曰富貴不可求也沒世無稱君子疾焉豈惟富貴哉巖穴之士欲潔志砥行以見於世名譽之顯晦亦有分矣逸民七朱張無考晨門荷蕢不知誰氏自古賢人早棲尼處名不出里巷貞夫烈婦值衰季沉淪草野者曷可勝原哉秉彝好德者性也禮義廉恥者行也性不爲名有行不爲名脩蘭生

幽谷無人自芳松柏長於深崖歷千歲匠石弗過
弃易其歲寒節也

賜之貨殖非必徵逐貴賤仰取俛拾如陶白之爲也
彼自負明達之材謂仁人博濟民物聊試於家以
見奇耳一間聖人之教當憣然止矣回之屢空猶
有簞瓢可給陋巷可居也使併簞瓢無之其能以
窮餓終乎委吏乘田可仕也耕稼版築非其力不
食也妄見夫不受命也

致士以三物取士曰賓興法莫善於周矣兩漢之選
舉古意猶僅存焉唐宋而後獨以科目爲招以文

詞爲的問有徵辟亦嘗得俊傑何至今遂寥寂也
且夫蓬首跣足露索而後入試上賤士士亦自賤
始進旣賤後安能自貴故有志之士未嘗不抱恥
顧非是無繇自進耳然則如何而可曰先以德舉
而明處端方之士崇矣次以行舉而孝弟恭讓之
士收矣然後萃校其文藝如今科目法德行優而
文不入彀者廩而待次如今貢法則思皇英彥或
可比於周楨乎臨試防索亦稍存士體如禮闈規
式而止毋垂以姦盜之法待賓興士也法寬而有
犯者罪無赦併坐選舉不稱

國初用人或爵士而起中丞或刀筆爲艮二千石上不以資限士士不以資自限故挺拔自愛者衆而治效廣也今世課吏所舉而崇陟者必制科矣所劾而謫罷者多科貢矣彼其爲諸生攻鉛槧時曷嘗不與制科者頡頏相高惟途轍一分則餒焉自沮曰公卿臺省之業無望矣郎藩臬郡大夫若登天然有復能揚眉吐氣以行道救時爲念乎借有之必豪傑自負志超於功名爵祿之外者也此其人可數見乎且所居地非僻小凋疲則頑梗難治或官歷十餘葦無一得善遷去其民視令益輕令

安能自重故中士廿槩名節荒陬不見德化胥繇此矣竗若寬制科之額三增一焉總計宇內有狷痠須拊摩者頑梗須化誨者悉以制科任之彼自知受大而道遠則不以枳棲自局民知其令異日可躋尊顯則不敢有侮心令自重而民重令政刑可舉風俗可一聖主仁覆遐邇其在茲乎科貢任僻小者治行果卓一體登用毋令當世賢材有或抱遺佚之歎也

由之果求之藝赤之禮樂憲之狷介聖人皆不許其仁所稱近仁則曰剛毅木訥夫藝與禮樂木訥之

及也狷介與果亦剛毅之屬而何以與仁遠剛者有立毅者有執其力誠足以勝重而致遠悻悻爲果硜硜爲狷烏能及之然則木訥又奚取性本内歛精戕外馳回思參啓皆是物也故才辯敏給道之所不棫彼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者求諸言不求諸無言知外聞而不知内聞也

學之大患有二一曰委靡二曰夸毗委靡者氣昏而志怠有賢師友振策而開牖之蓬麻相扶朱赤相漸猶可化而入焉夸毗者智足以飾辯才足以炫俗其精神不用之默識潛修而用以矯飾謏聞自

欺而自信自聖而自愚雖厠身孔壇就鑄顏冶終
不能變砂礫為真金也
六合如此其廣生人如此其衆析而為郡國郡治則
六合治矣郡析而為邑邑治則郡治矣勿謂邑小
而天下大能治一邑卽能治天下者也四境之内
肥瘠異宜盈縮異分剛柔良暴異性强弱相凌智
愚相詐計一日之間饑寒不能自保者幾何善柔
不能自存者幾何公私逋負逃遁者幾何訟獄曲
直含冤者幾何條佐胥役挾索者幾何寇盜竊發
者幾何水旱疾疫流離困頓者幾何悖親逆長鬩

皆反日省幾何匹夫匹婦有一失所責在長吏益終日咨詢而耳不勝聞也終日拮据而手不勝搗也乃上官儀節日煩而謁謝之爲急賓朋往過相續則交驩之爲急其以閒殫心民瘼日不遑數刻而況養交充棄者且民胥是股如是欲民無愁歎之聲胡可得也夫天子責銓衡銓衡責監司明臧否嚴黜陟政術如是乃端本尤要乎未有主德清而百官邪也未有大臣法而小臣不廉也

所貴乎家修而廷效者何也修諸身而禮節樂和則施之無弗節也無弗和也修諸行而仁愛義宜則

措之無弗愛也無弗宜也故入可使長出可使治如曰修詞而已身不必與言符行不可與言合國家將焉賴之故學校之教不明鄉舉里選之制不復人材終不逮於古而欲與治隆化與大猷比盛必不可幾矣

夫臧否黜陟行於入仕之後肅官常也涵育登選謹於未仕之先振士行也有行乃可稱士惟士乃可入仕虞廷甄別九德德有偏全而職任高下因之故曰俊乂在官曰翕后德讓今世士以經藝致青紫盖亦顧名思義如其貌儒雅而心鄙陋身纓緌

而行市井俊乂德讓何以稱焉故士不可不自養也上不可不養士也玉琢而後文彩彰金礪而後干將利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御世者宜思之士君子出而致身闕庭所比肩而共事皆四海之英俊友天下士取天下善惟此時也顧職務塡委簿書紛紜逖稽遐考或未遑焉退而屏居田隴蕭然圖史於友當世則疎以友千古更切勳華若躬承也刪述若面命也而乃溺宴安混塵俗以空負餘生乎覩待文而興者猶不逮矣其何以語豪傑萬國一人也萬類一心也可信於吾心則可信天下

之心可慊於吾志則可慊天下之志故善爲天下者爲之方寸而已主敬以閑之親賢以輔之講學以明之然後用人行政各得其理而天下治矣後世人主務治天下而不務治心聲色耽焉貨利汩焉淫佚溺焉反諸方寸嘗先自杌棿而欲求天下長久安寧必不得之數也

天下事變無常盛世釁端易起建侯行師繫之豫師矣之成以合聯聖人蓋深致意焉其曰師旅未學者步伐進退掌之司馬儒者心知之未嘗身習之耳若卬我出於善教戰勝貢於堂上奚待別爲學

哉聖人之心無弗敬無弗慎持此心經文緯武無所弗貫故臨事而懼以俎豆臨軍旅也好謀而成以軍旅成俎豆也姬公制禮尚父鷹揚岐之則殊途合之則一本

秦之無道極矣即不銷鋒何救於秦亡晉之失德甚矣即不撤備何救於晉亂然使郡國各有兵衛緩急足以預防則斬竿之戍卒嘯澤之羯胡猶可旋起旋撲其亂亡未必若是速也世之稱絕力者莫如烏獲試去其指則不能鬬獸之猛鷙者無如虎豹試剪其爪則不能攫指與爪何當於絕力猛鷙

哉然無指與爪則匹夫可持挺而制其命此都邑無兵之喻也

天叙天秩與元會相終始者神聖莫能變也大經大法與國脉繫安危者百王弗能易也夫子斟酌四代茀從其可變易者言之故曰所損益可知也夫子丑迭建武獲代奏何貶於聖治要以至精至備必如夫子所酌而後美善無間然焉是於可變易中卓然有不可變易者也放淫遠佞者何姦聲亂色積樂修明之朝所必禁也巧佞孔壬虞夏殷周之盛所必防也故聖人亟致戒焉奈何衰周而後

禮壞樂崩衙爵車服之制既不能盡攷迄今所遵行者惟夏時一語乃好佞竊權覆敗相踵漢唐宋以來如出一轍則聖人之爲萬世慮更深切哉

聖人之心渾然大中而已淵乎至善而已一中散爲萬中萬萬中本一中也一善散爲萬善萬善總一善也故一言一行日觸之而神徹耳觸之而響赴其舍己而從擇中而用雖聖人不自知其然者是故德彌盛心彌虛量愈弘納愈廣當世未足邇君子古賢人之取善也陶漁可採滄浪可聽聖人之取善也惟賢則大惟聖則神